

禮說

禮說四　　　　　　　　　　　　　　　　　　　　　　禮書之一

定海黃以周

宿賓速賓

禮經戒賓之後有宿賓又別其文曰速賓後人多以宿速音近謂宿賓卽速賓也以周竊以爲不然攷經文諸言宿者並在期前如士冠宿賓宿贊特牲宿尸宿賓文別厥明夕爲期之上諸言速者皆在卽日如鄉飲鄉射主人速賓文並爕定之後經甚明顯胡可掍也說文云宿止也从宀㐰聲㐰古文夙夙早敬也从丮持事雖夕不休古文作㐰宿夙音義並近望其來之早也故冠禮

主人宿賓賓對曰敢不夙興說文又云速疾也从辵束
聲古文作警警者詔之速也速者行之速也宿之來在
後日故謂之宿速之來在卽日故謂之速此宿速用字
之別也而宿又取義於後日之早來其字又通夙速則
取義於所詔之急速其字又作警此又宿夙速警各自
爲義之別也宿禮重速禮略冠非賓不行祭非尸不成
故重其禮旣戒而又宿之飲射禮較輕故戒而不宿至
其日速之而已公會禮又輕先期戒之不宿幷不速故
記曰不宿戒戒不速此宿速不同之明文也鄭注云此
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此釋宿戒

之義與鄉飲記注再戒為宿戒同意又云謂前期一日此申明宿戒之日不同前期三日之戒也凡宿在戒後宿自有申戒義故鄉飲不宿賓記謂之不宿戒賈疏公食記分宿戒為二引大射前期三日戒少牢前期一日宿以證之非鄭義也少牢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吉則乃遂宿尸且明行事雖別筮後之宿謂之宿戒而宿戒尸為筮尸之在朝宿尸為行事之在且明宿皆前一日其義皆取明日之早來而與即日之速迴有不同宿則不速速則不宿宿速之不同公食記明分之而二字之相混實始于漢之今文家鄭注特牲云宿讀為

肅肅進也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鄭據此注作羞者古文則作速者今文也諸經宿戒字無作羞鄭故不從古文而速宿二字有別鄭故又不從今文其作宿者乃鄭合周禮以定之也說文言部諫下云餔旋促也注家莫通其義以周謂諫卽速古文𧦝之省餔者日加申時食古人多用為朝餔字旋促卽鄭注申戒為宿之義此用今文家說速為冓祭夕之宿賓也古文家宿字通夙夙為夕丮之義今文家宿字用速速亦為餔促之義鄭注宿視濯亦謂冓祭日之夕埽除濯溉饎士大夫筮宿同日大夫筮宿同日少牢經文甚明士冠特牲筮賓

尸之後卽云乃宿旣宿乃言厥明夕是筮宿亦同日也 其宿在日之夕餔時也然以經文言之宿在旁期速在卽日義不可混斯則許書之不及鄭注者矣

三辭三讓

記有以三揖三讓聯文者三揖以門庭言三讓以階言也亦有以三辭三讓聯文者三讓以主人言三辭以賓言也而禮經或單言讓或幷言三讓者凡外階主人必三讓單言讓者皆三讓也不言三者讓必三可知也然三讓必三辭而禮有不三辭而卽外者故單言讓以見讓已成三不幷言三讓以見辭不成三也然則經言三

讓者賓必三辭也其辭不成三故經單言讓以明之讓者三讓成三辭不成也三讓者賓之三辭亦成也聘禮歸饔餼至於階讓鄭注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句　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衆也鄭明讓與三讓之義例也時賓為主人三讓以賓言鄭注謂使者三讓誤其說三讓之例自正對文辭與讓異蓋文辭亦讓也三讓者賓主人各三讓也辭不三例不辱命三讓故鄭注云然聘禮大夫致饔餼先升是辭不成三也如大

夫亦三辭而後升則聘賓爲主人必四讓矣禮以三而止無四讓之禮故鄭從今文讓不言三賓問卿節至於階讓注亦不從古文此皆用今文家之義例也古文家意經祇言讓義不敢辭凡升階例皆三讓主人讓已成三節曰三讓不論賓之辭成三不成三以通例士冠士昏鄉飲鄉射聘及公食之諸言三讓義賅三辭自以今文爲密故鄭從之孫檄臣前袁氏釋例之說并駁鄭注爰化此以明之

解履納履

天子舄有三等赤舄以配冕白舄以配弁黑舄以配冠

此與鄭異說詳禮故諸侯蓋同大夫以下則用屨夏用葛冬用皮

士冠禮曰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皆博寸鄭注云屨順裳色此語未可泥絇之言拘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繶縫中紃純緣此屨之制也解屨有二法敵者相見脫屨於室戶外曲禮曰戶外有二屨是也文在上堂之後是戶為室戶卑者於其長脫屨於堂下階側之隱處曲禮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是也凡解屨屨頭向外示不久留也不敢當階為妨後升也納屨亦有二法長者不送跪於階側隱處舉而納之曲禮曰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注云

謂獨退屛亦不當階是也長者送則跪階下遷而納之曲禮曰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注云謂長者送之不辱屛遷之而已是也遷或為還明解屨時首外向今欲向長者屨故還其首也俯而納者坐而納也坐亦跪也故跪舉屨玉藻謂之坐取屨坐其左斯可納右坐其右斯可納左玉藻云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是也隱辟謂辟於堂下隱處即屛於側之義也鄭玉藻注訓隱辟為俛逡巡似非經意　鄭知就屨為獨退者逆探下文鄉長者何知之也曰鄉長者而屨則長者送明矣此節上下文反對見義就屨不言鄉長者見長者不送跪而舉之

見向外而屨不必還屏於側見隱辟而屨不敢當階若長者送跪而還屨明還屨頭內鄉與跪而舉之異俯而納屨明卽當階向長者而屨與屏於側異依鄭注還屨對屏側亦通自朱子以注長者送為非謂獨退降階猶鄉長者不敢背此過於求深反失經義元明諸儒從朱子說遂以鄉長者而屨連上為義江慎修知其說之難通又謂跪而舉之屏於側是未上堂時事近之學者又宗其說殊不知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就猶著也鄭注著屨宜屏於堂下階側之隱處與襲衣之在隱處同義故孟藻謂之隱辟如朱子說與屏側之義不相貫如江氏說於就屨二

字又無著落於此可悟鄭注之精未可輕易

跣徒跣

脫屨謂之跣幷厺其偪而露足謂之徒跣跣者空其所以爲跣也則跣猶有偪束之衣矣記內則篇櫛縱幷總拂髦記理髮之次偪屨著綦記衣足之次鄭注偪行縢綦屨繫也偪而后屨屨而后著綦故解屨而偪自在偪卽詩之邪幅鄭箋邪幅今之行縢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鄭別膝以言足則偪自足跗邪裹及膝非衹束其踝以上也踝以上謂之膝如偪衹衣膝鄭亦何必別言足鄭云自足至膝者正以偪自足始也故屨必

先偪如偪在踝以上則屨而后偪亦可矣說文跣足親地祇就脫屨爲文孟子言士親膚亦薄乎云爾非以膚委地也則跣非露足明矣凡跣施諸坐古人坐必先反蹠而跪又屈其股坐於蹠上屨不便於坐脫而跣所以安之也故鄉飲燕禮司正請安賓賓皆脫屨而坐若祭祀主嚴不主安禮不脫屨故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九字作一句讀士虞記曰尸坐不脫屨注云事神不敢燕是也春秋之世偪之制廢而代以韈說文韈足衣也其字从韋葢以皮爲之後又用布遂有襪字左氏哀廿五年傳夏五月庚辰衛侯與諸大夫飲於藉圃褚師聲子

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韈內無偪而韈卽以代偪之證也古燕歆脫屨以安坐未嘗厺偪幷厺其偪則為重器之徒跣藉圃之燕欲脫韈者以時在夏五月天氣暖祇求安適而不自覺同於器跣此出公之所以亾也如據此以為春秋之典必褫韈乃為跣豈冬月之燕亦曾露脛而歡乎跣與脫韈自分兩事晉悼公跣而出趙盾跣而下不著屨而已非露脛而行也魏晉以後競尚淸談禮制寖湮始而以脫屨之跣為敬故宋志皇帝至南郊有脫舄升壇入廟有脫舄升殿之文既而跣與徒跣不分故梁天監中尚書

有清廟崇嚴行廡跣韈之議殊不知爽禮之跣主安器
禮之徒跣主哀皆非崇嚴之道不可以施於祭祀至爽
歛而袒韈爲器家以人之故事尤不足爲訓衞侯行此
而出奔梁臣行此而敗亂可爲殷鑒也夏弢甫以跣爲
赤足旣與徒跣不分叉謂韈制初與不過短至足跗以
徵其赤足之說復與袒韈誤合如其說衞侯梁臣之亂
與直有合於古禮豈不謬哉

趨釆齊行肆夏

釋宮曰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
之趨中庭謂之走曲禮曰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接武之

謂行堂上之地較室為廣可舉足半躡之於文行从彳
亍象撥武也布武謂之步堂下之地益廣可舉足徐行
之迹不相躡於文步上从止下从𣥂象布武也趨則行
而張足又疾於步走則更加疾矣故玉藻曰凡君召以
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玉藻記君子佩玉之節曰趨
以采齊行以肆夏其語本周官樂師采齊一作采薺或
作采茨齊薺古今文薺茨通用字肆夏為九夏之一采
齊其即齊夏與九夏之王夏為天子樂肆夏為諸侯樂
非士大夫所得用故郊特牲譏趙文子始奏肆夏春秋
傳嘉穆叔不拜肆夏之三樂師掌王之樂儀奏肆夏采

齊宜矣而玉藻記君子之威儀亦舉此爲言或者士大夫入仕王國禮覲諸侯專用肆夏采齊卽侯國大夫之趨行雖不必有此樂儀而步之疾徐要無不合兩詩之節奏也雖然猶有疑周官晚出字多錯異記玉藻者襲用經語往往沿其文未之深攷今以禮節覈之堂上之行當以采齊門外之趨當以肆夏釋宮門外趨中庭登疾於趨爲庭遠於門也則所趨之門謂路寢門非大門也鄭注玉藻云路門外至應門謂之趨又注樂師云趨謂於朝廷其說最確孔子燕居曰入門而金作國語曰金奏肆夏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大門以內

直至路門卽釋宮門外謂之趨之地也其所奏者肆夏則趨以肆夏甚明大射儀曰賓及庭奏肆夏燕禮記曰公迎之于大門內以樂納賓及庭奏肆夏中庭之步已奏肆夏則趨以肆夏詎明大戴保傅篇曰步中釆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曰行以釆茨趨以肆夏步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抑之退則揚之云云卽玉藻文之所本而釆齊屬行肆夏屬趨賈子新書荀悅前漢紀竝同可訂周官之字譌而小戴作記時反據周官譌字以改大戴記文數千年來皆爲顢頇惟盧辯注云大寢之內奏釆茨朝廷之中奏肆夏周禮文誤殊爲特見而孔

與軒補注反駁盧注據吳釋宮室中時堂上行堂下步門外趨中庭否皆順言之門先中庭謂路寢門外有中庭孔與軒誤以門外之趨爲大門外引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傳會周官如其說賓入大門奏肆夏則大門外亦奏采齊樂與大門外有樂杜撰典故不特於釋宮文未順也

授几

曲禮記進几杖之法曰拂之少儀記執几杖之法曰皆尙左手拂几之禮具載禮經執几之尙左手經無明文注疏家因之不詳後之說者乃謂授者兩手𢫬執一廉

受者復執一廉於是倚左手之儀遂不可見攷諸禮經
其几之㑭也有人君來東箱人臣來東壁之分覲禮記
曰几㑭亐東箱聘禮公側受几亐序端鄭注亦曰几自
東箱來有司徹為大夫禮其文曰主人降受宰几敖氏
曰几自東壁來故須降受是其𨚗也其几之執也有人
君攝中大夫執兩端士執校之別聘禮曰宰夫內拂几
奉兩端以進公中攝之中攝之者以兩手直攝几中也
賈疏公中執几以一手訛公尊㞐攝几中大夫側執兩端有司徹曰
尸進二手受亐手閒鄭注云受亐手閒謙也明大夫執
兩端擬尸中攝之而尸卽受亐手閒不敢中攝以疑君

也俗解以受手閒為中攝誤士昏禮曰主人拂几授校校几足授以校者執其足也是又不敢執兩端以疑大夫敖氏以授校為執廉誤張氏以授校為賓主不敵亦誤此其異也其几之拂也又有內拂外拂推拂之異內拂拂几者左手執外廉右袂內拂外拂几者就宰執而拂其外廉此惟人君為然大夫以下左手執外廉以右袂推拂其內外廉而已敖氏以推拂為外拂誤聘禮曰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此人君禮也有司徹曰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外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兩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其始以兩手橫執而外縮以左

手縮執而拂終以兩手橫執而進大夫以下之通禮也內外拂几之名出於內外廉內外廉之名由於几有耑後端几有耑後端猶席有上下也几分內外廉猶席分耑後也凡人几設亏左右廉近身爲內左廉爲外此定名也橫執則几首在左以左手執左廉之耑端右手執右廉之後端右廉爲內故右袂拂几謂之內拂縮執則几首近身以左手執右廉之耑端右手執左廉之後端左廉爲外故右手所執之廉謂之外廉見有司徹篇再橫之以進再縮之以設儀又反是以爲文而執几皆以左右手夾持故國策亦謂之抱几其左手常執耑端右手常

退在後故少儀謂之尚左手其執也橫几其拂也縮几
其將授也又橫几其既受也亦橫几而設之於位也又
縮几一橫一縮迭相為儀為兩手分執兩廉轉還甚便
也如謂授者受者各執一廉條橫條縮煩曲太甚難免
隕越非特無以解尚左之文矣若夫几之拜送秖壹拜
荅者亦壹拜凡壹拜者經例止曰拜而已而聘禮特箸
公壹拜送為賓荅再拜稽首立文賈疏因此謂昏禮等
之不言壹者當為再拜送其說未覈覲禮曰侯氏拜送
几使者設几荅拜不言再至儐使節乃曰侯氏再拜送
幣則拜送几與荅拜明皆壹拜也覲禮送几尚壹拜而

謂禮之輕者須再拜送乎此又識篆之誤者

秬鬯鬱鬯

秬黑黍秠一稃二米黑黍容有一米者而釀鬯之秬必用其二米焉鬱鬱金香其形若蘭爲百草之英釀秬黍爲酒曰秬鬯亦作𩰪鬯築鬱金煮而和之曰鬱鬯亦作鬱鬯鬯是酒名以一秠二米作之用嘉種也臼以椈杵以梧示香潔也鬯之言暢也芬芳之氣條暢於上下也於文从凵匕凵器也匕所以扱之也中㐅象米即秬黍也故秬黍釀酒可單偁之曰鬯而鬱鬯偁鬱不㝵專偁鬯此鬱人鬯人之所以分職也鬱本香草之名取其築

賁之義字又作鬱从臼缶臼又手也又手於缶以築之也从冂鬯彡冂以覆鬯彡其飾也鬱金千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賁之停於祭府是謂築鬱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畀之築鬱金草賁之以和鬯酒是謂鬱合鬯亦謂和鬱鬯天子盲神用秬鬯祼尸用鬱鬯故鬱人掌祼事肆師亦云及祼築鬻郊特牲曰灌用鬱鬯祼之言灌也君酌鬱鬯以獻尸尸灌地以降神祀天不設尸故不行祼大宗伯言祀大神涖玉鬯袁記言秬鬯以事上帝皆謂祭酒非灌酒也享以秬祼以鬱也自詩毛傳云秬黑黍鬯香草築賁合而鬱之曰鬯則秬鬯鬱鬯不分二

物而古禮遂晦鄭衆注肆師云鬯香草築香草煑以為鬯馬融盧植解郊特牲云鬱合鬯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為鬯許慎說文鬯字下云以鬯釀鬱草先鄭馬許諸說並沿毛傳之誤不可信也惟後鄭注力矯先師之失乃云鬱鬱金香草築煑以和鬯酒鬯釀秬為酒此既合周禮鬯人鬱人分職之旨且㝵郊特牲鬱合鬯之義矣鬱人掌和鬱鬯則鬯人之鬯為未和鬱之秬酒甚明不㝵如先鄭之解郊特牲鬱合鬯與下蕭合黍稷皆是二物相合不㝵如馬盧之說

大斂禮

鄭君大行人注云饗設盛禮以飲賓彤弓箋云大飲賓曰饗大飲者用饗禮也其時在十月其禮行之於學校以饗耆老較平時燕飲為大故謂之大飲大飲者非燕禮也亦非鄉飲禮也鄭注月令孟冬月大飲烝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燕（依詩疏校）其禮亾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為俎也攷四代養老有燕饗食之別而孟冬大飲亐學以正齒位則用饗禮故謂之大飲烝謂殽烝周語定王饗晉隨會殽烝注云殽烝升體解節折之俎是也注云別之於燕者明饗禮大於

蒸也云其禮亡者謂禮經無饗禮也詩七月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毛傳云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公堂學校也鄭箋云十月民事畢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正齒位月令注亦引此詩云是豳（據詩疏補）頌大飲之詩是則大飲之用饗禮由來古矣漢初饗禮已佚大飲禮亦亡東漢明帝修復其禮時議禮諸臣雖天子代以蒸禮郡國代以鄉飲仍名其禮為饗故光武建立三朝未及飲酒于學謂之未及臨饗（明帝紀）順帝行禮辟雍謂之臨辟饗射（順帝紀）說文廱字下亦有天子饗飲辟廱之文明帝紀云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雝

初行養老禮即當時所謂辟雍是也中元元年初建三雍詔曰令月元日（東觀紀作十月）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醬而酳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燕禮記若舞則勺）多仿燕禮言之故鄭注有天子以燕禮代之之說（說詳史說三）顧漢雖以燕代饗而實兼用食禮故詔及續禮儀志復有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之語燕飲而兼有食者惟饗禮有然也舂人饗食其食米饎人饗食其簠簋之實簠以實稻粱簋以實黍稷定王饗隨會亦云修其簠簋則漢飲酒於學燕食兼采尙合古之饗禮故當時猶襲饗名也東漢之

季天子養老更禮又廢靈帝季學不行饗飲學者習聞郡國行鄉飲酒之說於是以朋酒斯饗為鄉飲禮說文亦誤以饗為會意字解為鄉人飲酒王肅申毛難鄭蓋亦用斯說晉武帝為王肅之甥所行典禮悉從王肅故晉書禮志武帝太始六年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云然天子十月大飲于學用饗禮詩禮有明文漢世代以燕禮猶近於饗晉世直用士大夫之鄉飲替矣近人以史志冊辟雍用燕明文遂據晉志以難鄭注或又謂許書宗毛遂據說文以改毛傳故作此辨之

杸飲禮

古人燕飲之禮皆卜晝不卜夜夜飲云者繼晝之辭非若後世特設筵於夜分也凡飲酒禮朝而會夕而罷盡一日之歡而止魯頌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鼓咽咽醉言歸謂夙敬而入暨夜而歸非夜飲也經燕禮篇爲諸侯燕其臣下之禮小臣戒與者謂留羣臣於早朝也射人告具時已及晝至無算爵無算樂已及莫矣故篇末云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注云以俟賓客出亦謂宵則賓出不夜飲也大射禮同而湛露詩有夜飲之文序以爲天子燕諸侯左傳謂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

是賦湛露文四年 天子燕禮雖亾似可以禮經諸侯禮推之而毛傳則叚宗子燕私事為言者以禮經燕禮為晝飲非夜飲夜飲禮之存者時惟宗子燕私有可攷故叚以為例鄭箋云天子燕諸侯禮亾此叚宗子與族人燕為說可謂深得毛公意矣竊謂燕私之禮不必夜飲夜飲之禮天子祇及同姓不及異姓宗子亦祇及丈夫不及婦人何以言之頍弁刺幽王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詩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此夜飲之詩其人為兄弟其禮為親親是不及異姓之明證也據左傳及詩序天子燕諸侯賦湛露似兼同異姓何也首章曰厭厭夜飲

不醉無歸此天子燕異姓臣之語異姓臣禮不𢓕夜飲至夜告歸天子留之曰不醉胡歸示可與夜飲也而異姓臣卒辭而歸天子不終留鄭箋所謂庶姓其讓之則止也箋又引燕禮執燭門庭之文而曰飲酒至夜仍主日飲為義與燕禮注侯賓出同意明夜飲之禮未成也說者多據此當夜飲禮非二章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宗謂同姓之宗室載則也考成也鄭箋同宗則成夜飲禮亦以明異姓否也三章曰在彼杞棘杞棘為異類喻庶姓亦箋語曰莫不令德明異姓臣不終醉也四章曰其桐其椅桐椅同類而異名喻同姓箋以為喻二王後非曰莫不令儀明同姓雖醉

不至失儀也箋云不至於醉徒善威儀徒字未安天子燕諸侯與燕其臣
同故諸侯朝正天子爲之賦湛露此傳序之義也至祭
畢燕私之禮具見楚茨篇詩曰鼓鍾送尸神保聿歸明
祭畢也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明不及異姓賓也鄭箋
祭祀畢歸賓客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此蓋以特牲禮推
之特牲尸出後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爲將燕飲自
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於堂內賓之
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此說本於伏生書傳其燕雖及
婦人顧特牲士禮其燕私爲日飲故書傳曰宗室有事
族人皆侍終日明非夜飲也夜飲之禮惟卿大夫有之

卿大夫祭後有儐尸禮亦於祭日為之其儀節較士為繁終日不足而燕私於夜然婦人無夜飲之禮與士禮燕私在日自有不同故魯語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繹不盡飫則退仲尼以為男女有別韋注云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此云繹者通言之也飫燕私不盡飫禮而退遠嫌也案飫為饜之借字說文饜燕私也諸侯以上於祭之明日繹其燕私亦不在夜而禮自兼及婦人故楚茨詩於送尸後不言夜飲而常棣箋有王與族人燕宗婦內宗之屬從后於房中之文然則燕私之在夜者惟卿大夫有然故毛傳專屬之宗子宗子者卿大夫之偁也天子諸侯則不偁宗板詩宗子維城謂王之適子當從箋伏生書傳述宗子燕私事

全同毛傳其文當出於逸禮而伏傳云族人皆侍終日欲廣明燕私之禮爲日飲毛傳以明詩夜飲禮故不言終日此其立意之別也而燕私之有夜飲有日飲禮卽存於二傳中然毛傳設此禮以明湛露亦以見詩之夜飲爲繼日之辭非夜特開其筵也記小儀曰凡飲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注云主人親執燭敬賓示不倦也爲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禮殺鄭以夜飲爲繼晝與毛意同而君之夜飲使宰夫爲主人於辭讓歌諸禮皆從殺則夜飲之有異燕禮亦可知矣陳碩甫輩

謂夜飲及異姓義與鄭背以燕禮儀夜飲亦昧毛公所以段宗子言之之意

饋食之籩

周官籩人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賈公彥云亨飪時后先薦饋食之籩於八籩少三者棗桃梅皆有乾溼也知必有八者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醢人饋食之豆有八此朝事加籩亦八故以義參之為八也案記曰鼎俎奇而籩豆偶籩未有用又者周官當有誤文賈疏以饋食八豆及特牲少牢諸禮推之謂饋食之籩有八恐未必然

記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天子籩數無二十六之文又禮經有籩必有豆而有豆不必有籩則籩之數不必如豆數矣禮濡物實于豆乾物實于籩鄭注鄉射記云籩宜乾物則籩不㝵實棗桃梅之溼者如謂溼卽鮮果設無其鮮又將何用也古人庶羞之果物孰用其鮮無其鮮用其乾未有鮮乾竝用者饋食之籩益四其實棗㮚稹榛不用桃內則棗㮚榛柹瓜桃李梅杏楂棃鄭注謂人君燕會之庶羞非用於祭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魯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啗桃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孔子對曰

黍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导入
廟家語子路初見篇云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
不登郊廟饋食爲祭之盛禮則其籩不用桃明矣鄭注
釋乾穣引桃諸梅諸今本作桃乾穣乃後人以注語妄
增之爾棗㮚穣榛之外加桃則籩實有又記何以言籩
豆偶如謂饋食之籩有入於五者之中乾鮮㕥用則經
亦當備記其物如下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文
重不省也且古人飲酒之禮籩如豆數士冠醮子士昏
醴賓用脯醢皆一豆一籩士冠再醮士虞獻祝特牲主
婦致爵兮主人皆二豆二籩少牢賓尸用四豆四籩是

其飯不澤手下

記曰飯黍毋以箸是當時有以箸取黍者矣曰其飯不澤手是當時有以手取飯者矣此皆周之末失也鄭意飯以手取飯亦㝵以手但不可挼莎飯以致汗手故云爲汗手不絜也擇謂挼莎讀者不㝵鄭意或改注汗手爲污手見釋文或改爲汗生見孔疏或改爲污生洪筠軒說立說紛籍卒無一是案記少儀運笏澤劍首鄭彼注云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玩弄卽挼莎意旣訓玩弄又釋以汗澤與此注以汗手挼莎竝釋正同蓋澤之本訓爲汗澤而汗澤之生由於玩弄挼莎攷挼莎之義

爲以手摩物之名如一切經音義十三引聲類摩抄捫摸也又十五引三蒼挼手按也釋名釋容姿摩娑猶末殺也俗作抹摋手上下之言也此皆以一手摩物而言者說文挼推也一曰兩手相切摩也此則據兩手而言亦謂以兩手切其物而摩之凡曰挼莎曰摩抄曰摩娑皆有物在其中未有中無其物而兩手空自按摩之義也鄭注司尊彝云賚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語尤明顯劍首之汗澤以手玩弄之而澤生於金故曰澤劍首飯之汗澤以手挼莎之而澤漬於手故曰澤手澤手者飯氣之蒸漬非手汗也故注云汗手不云手汗

孔疏以汗為手汗捼莎為兩手自摩又謂摩手以生汗說皆穿鑿鄭注經已失經意孔疏鄭又失注意難矣

饗禮

禮經十七篇饗禮已亾合諸經攷之饗有朝踐有饋食食畢而酳各視其殽為獻數朝踐有豚解饋食有食飲禮節約與祭祀同而與飫宴禮自別也皇侃四饗之辨本不足據云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上公九獻其牲體薦體薦則房烝故王公立飫飫即饗其禮有飯食此說本之鄭仲師杜元凱又云一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朝王饗之禮亦有食及酒其酬數亦當依命其牲則

折俎亦曰殽烝此說又本之韋宏嗣不思左傳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即國語所謂親戚宴饗有殽烝也折俎宴禮皇氏據以釋饗誤一體薦折俎皆為殽烝皇氏又分以當房烝誤二飫禮立成祇有祼酢二節皇氏又參以饗禮之九獻誤三稱謂飫禮立成兼朝踐饋食諸節而古人亦通偁之為饗故有饗以示恭儉之說然飫之名實起於春秋詩常棣飲酒之飫為醧之俗訓宴私非立成立成之飫周官謂之王禮所謂上公王禮再祼而酢諸侯王禮壹祼而酢諸伯諸子王禮壹祼不酢是也周官賓客之禮禮祼饗獻截分二事禮故中已詳之禮即立成之

飫有祼酢不獻饗有獻獻有殽國語云王公立飫有房烝親戚宴饗有殽烝義與周官合於此可明飫饗之別左傳說殽烝之禮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義與國語合於此可明宴饗之別自杜注左傳不別飫饗遂以飫之半解其體曰房烝者釋體薦之饗大失當時辨別飫饗之意韋注國語又不別饗宴遂以體解節折之折俎渾釋殽烝不知國語云體解節折而其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此專就宴士會事而言義不及饗韋注宴饗殽烝宜兼饗禮釋之何得專舉宴禮立文如謂饗之體薦卽體解則體解非宴禮而士會卿當宴定王何以謂

之體解節折而其歙飠之乎宴禮賓主人用體解眾賓用節折故兼言之曰其歙飠之先鄭注周官小子又用國語文以釋羊肆羊殽羊殽為殽烝是已因國語有戎翟體薦之語遂釋為全烝與左傳饗有體薦之義旣違與國語饗有殽烝之文尤悖蓋戎翟之體薦為全牲之生者本非饗禮饗公之體薦必與委與之禮有異故後鄭易其語而以為豚解豚解七體為腥物禮運曰腥其俎爓豚解之體於湯而孰之為殽禮運曰孰其殽此薦之於朝踐時者至饋食又有體解之俎旁宴以饋食始無朝踐節故其牲無豚解祇有體解節折而已知乎此則飫饗宴三禮截然有分與

禮周官諸文亦彌合而無閒矣任翼聖所補饗禮不足據也而㠯會者豔其書可謂無識

殽烝

殽烝之殽古本作肴肴者牲解之後骨肉交錯者也从肉爻爻亦聲爻交也說文作爻聲鄭注曲禮云殽骨體也孔疏云孰肉帶骨而臠為殽是其義也古解牲有豚解體解二法豚解合解左右胖為七體體解分其右胖為九體或十一體又合其左胖為十九體加兩髀為二十一體解牲之法有大小而謂之殽者皆據其牲體之小者為文如小子職之羊肆羊殽禮運之腥其俎孰其殽肆卽腥

肆爓腍之肆腥肆皆牲之豚解而生者殽即用其豚解而爓之於湯此以生孰別其解明皆非全烝也國語禘郊之事有全烝王公立飫有房烝親戚宴饗有殽烝左傳論殽烝之禮曰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先鄭小子注以折俎之體解節折當羊殽因以體薦當羊肆而以為全烝說本國語而難通諸左傳左傳之體薦謂豚解也故後鄭易之曰肆讀為鬄羊鬄者所謂豚解是也左傳饗有體薦既爲豚解則國語之宴饗有殽烝義該豚解體解而言矣蓋對全烝房烝言殽即豚解如饗之體薦是對豚解言殽為體解對體解言殽為折俎如燕之賓

主人用體解主人以下用折俎是對折俎言殽又爲各體破折之餘骨如特牲禮尸主人牲用體解主人以下又節折而衆賓衆兄弟內賓宗婦及公有司私臣皆殽烝是殽烝之文義賅饗宴自國語論宴之殽烝有體解節折之語漢師遂以體解節折爲殽之專名故小子禮運兩鄭皆訓爲體解然小子之羊殽與肉豆固異禮運之腍其殽與合亨體牛羊亦別腍殽爲爓祭在朝踐節合亨體牛羊爲饋食節則腍殽爲爓其豚解之腥非體解之謂矣鄭注拘守殽烝體解節折之文腍其殽爲體解體其牛羊又節折之以爲衆俎其意折俎節折國語

亦謂之體解說尙可通而國語之殽烝該豚解特牲禮之殽烝又在體解之外於義未合故仍此說以廣之

庖人四膏

周官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記內則篇文與此同行作宜謂又五行王氣之所宜者也鄭眾云腒乾雉鱐乾魚許愼云鱐乾魚尾鱐鱐也周禮有腒鱐鄭康成云鮮生魚也羽鴈也此其說之同者也杜子春云臊犬膏腥豕膏羶羊脂鄭眾云香牛脂臊豕膏許愼云胜豕膏臭也羴羊臭也或作羶臊犬膏臭也鱢鮏魚也周禮

曰膳膏臊鮏魚臭也鄭康成云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其說互異案子春之說依據月令常食之文牲而言月令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四膏春用中央之牛曰膏薌夏用秋食之犬曰膏臊秋用冬食之彘曰膏腥冬用春食之羊曰膏羶於㳒既順四膏用牛犬豕羊不用雞雞無膏也厺之亦宐羔豚腒鱐犢麛鱻羽入物皆乘四行王氣春夏陽盛用其所廢之物以節之秋冬陰盛用其所生之物以洩之於理亦足薌為牛膏諸家無異說臊為犬膏之本字腥為胜之俗字說文從杜注既正腥為胜

云豕膏臭則臊亦必從杜訓犬膏今本亦作豕膏字有誤也羶从羊為羊臭字本作羴於訓詁亦的確膏必用臭味之美者為之其惡者不可會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曰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豕盲眂而交睫腥牛夜鳴則庮庮與香反羶腥臊為美惡之通名與香庮異則羶羊臊犬腥豕其名自無可易矣仲師說不可詳康成用伏生洪範五行傳乃易腥為雞膏其說曰豕豚腒鱐犢麛鮮羽入物皆四時肥美為其太盛煎休廢之物以節其氣但腥為雞膏別無見文五牲公豕亦無義據五行傳春有雞禍夏有羊禍中央有牛禍秋

有犬禍冬有豕禍本非五行正氣月令春羊夏雞五行
傳互易其物亦與禮家舊說不合未可從也說文又引
異文膎作鱢以為魚膏臭藨鱢腥羶為中央之土物以
調和四行之食此猶春食酸夏食苦秋食辛冬食鹹而
調以土之滑甘也十二辰之禽具見說文及淮南子蔡
氏月令章句其說本古丑牛未羊戌犬皆家畜也辰龍
不可得故以魚鱢易之如其次言之春丑寅卯用牛膏
香夏辰巳午用魚膏鱢秋未申酉用羊膏羶冬戌亥子
用犬膏羶五牲之腥氣羊最重故腥屬羊羊臭字本作
羴羶後起字古文蓋借亶字為之與香同例此又許說

之別一義也

春 夏 中央 秋 冬 四時

木 火 土 金 水 五行

羊 雞 牛 犬 彘 五畜

羶 焦 香 腥 朽 五臭

羔豚 腒鱐 犢麛 鱻羽 五宜

薌牛 臊犬 腥豕 羶羊 四膏

朽亦通庮內饔牛夜鳴則庮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則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即月令五臭之惡者庮近朽臊之言燥其近焦與

月令五先

人之五藏配五行古有二說尚書今文家言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與醫家說合古文家言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與月令文合鄭駁五經異義謂用醫家法治病有瘳若反其術不亦爲劇則古文家言不及今文斷可識矣顧月令所說必有法故而儒者多不達其義白虎通義云春祀戶祭先脾者何春木王殺土故以所勝祭之也若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也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此說之支離者也鄭康成云此以四時之位及五藏上

下次之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歬而肺在上春位
少歬故先脾秋位少卻故先肝腎脾在鬲下肺心肝在
鬲上此說之附會者也竊謂月令之五先以祀五行也
五祀配五行又五先者五行化氣所直之藏也五行化氣
有正有錯顧術家所用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
丁與壬合戊與癸合爲錯襍五行之化氣其法皆起亏
甲子術家所謂首甲定運是也亦皆數至辰位以定其
化氣之何屬術家所謂逢龍則化是也其說本醫家王
本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
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

癸之歲火運統之五運行大論及五常政大論注又種言之此法在醫書為別一家言不在內經楊上善太素倘不載此諸篇王冰信其術取而入之素問寿人多議之且五行錯襍化氣不純月令春日甲乙夏日丙丁中日戊己秋日庚辛冬日壬癸取正五行其法一為五子之化氣曰春戊夏庚中壬秋甲冬丙而以六甲合之化氣有先後先曰春戊夏壬中丙秋庚冬壬後曰春庚夏甲中戊秋庚冬甲春祀戶先脾者取六甲五子之化氣甲起子乙即亥丑數至辰均為戊脾戊土藏故祭先脾夏祀竈先肺者用五子之化氣夏日丙丁丙起子丁即亥丑數至辰

禮四

均為庚肺庚金藏哉祭先肺中祀中霤先心者用六甲之化氣中日戊己戊起申旬首在申己卽次酉數至辰均為丙心丙火藏哉祭先心秋祀門先肝者又用五子之化氣秋日庚辛庚起子辛卽次丑數至辰均為甲肝甲木藏哉祭先肝冬祭行先腎者又用六甲之化氣冬日壬癸壬起辰旬首在辰辰卽化炁為壬腎壬水藏哉祭先腎其一甲一子迭相為用者六甲五子數本壓洫五子無先後六甲有重複非錯綜以取數無以通甲子之變化也鄭注云月令言祭先言先必有後顧後卽伏於先之中其中自有條理未可如鄭注憑空以說也孔疏云陰陽

取象多途然亦當去駁存純術家言五行喜錯襍其言或論或不論月令儒家書不離正五行其言純乎純

術家化氣法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五子六甲
甲子	甲戌	甲申	甲午甲辰	甲寅	
甲 己	乙 庚	丙 辛	丁 壬	戊 癸	十干配合
戊	庚	壬	甲	丙	五辰化氣
土	金	水	木	火	五行
中央	秋	冬	春	夏	五時
脾	肺	腎	肝	心	五藏

古正五行化氣法

春 夏 中央 秋 冬 五時

木 火 土 金 水 五行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十日

肝 心 脾 肺 腎 五藏

戶 竈 霤 門 行 五祀

甲子 丙子 戊子 庚子 壬子 五子順序

甲子戌 甲戌申 甲申午 甲午辰 甲辰寅 旬首先旬中後 六甲先後

戊庚 壬甲 丙戊 庚庚 壬甲 先後 六甲化氣

脾肺 腎肝 心脾 肺肺 腎肝 先後 六甲直藏

戊 庚 壬 甲 丙 五子化氣

脾 肺 腎 肝 心 又于直藏

脾甲子同 肺子化 心甲化 肝子化 腎甲化 又祀祭先

肺 腎肝 腎脾 肺 心肝 又祀祭後

牖向

詩塞向墐戶毛傳云向北出牖也說文向字下用毛傳文云从宀从口音圍是北出牖為向之本義也據鄭禮注復有南牖兼北牖則向之字義將何施與攷牖與窗異向與牖亦有不同說文囪下云在牆曰牖在屋曰囪象形或作窗从穴牖下云穿壁以木為交窗也从片戶甫晉籍謂說文在牆曰牖在屋曰囪自是古義而以木為

交窗乃囪字之義不可以施諸牖牖从片片判木也判其木以為扇令可啟可閉所謂在牆曰牖是也窗篆文作囪內从㐅象木交錯之形外从口象有物以域之也其物施於屋上月令孔疏所謂中室開牖象中霤之取明是其證或作窗从穴亦取竇穴之義也向字上从宀象交覆屋深之形下从口象四方周圍之形其物既不若囪之施交木又不若牖之設版扇形正方與牖同其大而庳人亦可以出入又如今無扇之門蓋東房之北謂之北堂堂北出無墉而有向焉毛傳謂之北出牖以形名也其不謂之門者門从兩戶以扇名向無扇不得

謂之門也或以為北出牖在室之北墉於文無稽室之為用最大其名咸箸於經無所謂北出牖者喪大記復東首于北牖下牖為墉譌既夕禮有明證矣詩曰塞向墐戶塞如樹塞門之塞謂別以物掩之為向無扇故也東房之北有向臯房之北蓋亦有戶墐戶者亦墐其北戶也若南牖南戶雖值冬寒無墐塞禮舊說非也士虞記無尸之祭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如食閒祝升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啟戶啟牖皆句絕鄉如初別為句戶牖皆有扇故曰闔曰啟向無扇義不辱言闔啟如初者如經有尸之饗也篇內

如初皆指上有尸之饗於此不辱有異證說未是有尸之饗戶牖向皆不揜閉祭畢乃闔戶牖無尸之饗戶牖倏闔倏啟與有尸之饗異或者嫌向亦同于戶牖故特著其如初以明無異焉戶牖之啟為徹也時祝將徹薦席于房故又及向鄭注以鄉牖為一名固失其義近儒又讀鄉為饗直忘饗祭于莫在闔牖戶之時尤失之矣說詳所著禮故器卷祭門明堂位曰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鄉亦向之偕向謂之達者亦北出之義也但北出牖之向在東房北而天子廟飾之達向在太室之北天子諸侯廟制當如伏生大傳後有東房西房北堂此北堂居兩房間各三筵伏傳作雖此此據攷工記改正凡廣九筵三分其廣以其二為

內是謂太室鄭注誤說詳所箸禮故宮室門大夫以下寢室在北楣之
後其地小惟天子諸侯廟制室居中央可大為之書曰
王入太室祼春秋曰世室屋壞皆廟室之在中獨大者
太室亦有南牖南戶以通南堂其北又有達向以通北
堂此北堂卽正寢之所謂室以其在太室後故又謂之
翼室書顧命延入翼室恤宅宗卽此禮未斂冓孝子不
離尸側時成王之尸在太室恤宅於此者為太室北翼
室南有達向以通之如在左右也㬎曰佗宮室通故攷
向未晰刻已成不及改爰著是篇

外內不其井

記言外內不其井說者以爲汲水之處內外各掘一井

說殊迂曲或者以承霤之池當之霤下之池外內本不

相通何煩隄隔說亦無據案井乃幷之譌體字讀爲屏

屏廁也急就篇屏廁淸溷注屏僻宴之名也宴亦廁名

字本作匽燕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屏匽卽屏

廁也匽亦作偃莊子庚桑楚篇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

其偃焉司馬彪注偃屏廁也屏亦作屛廣雅云屛廁也

王氏疏證曰周禮宮人爲其井匽井是幷字之譌隸書

幷或作并因譌而爲井幷匽卽燕策之屏匽亦卽莊子

注之屏廁王說是也周官宮人職掌幷匽沐浴二事與

記言不其井逼浴正同先鄭注匽路廁則字伦井匽義
取屏廁可知後鄭注伦井匽與記文同誤士喪記亐人
亦沐浴含襚節云隷人涅廁鄭注云涅塞也爲人復往
褻之又以鬼神不用質疏云若然古者非直不共湢浴
亦不共廁也豈其然與要之一人不必一廁而外內不
同廁有斷然者

受業梅鼎恩
子家槃全校